

婴儿的微笑与理解他人的问题^①

戈尔德施泰因 著

刘冬梅 译 刘小枫 校

婴儿的第一次微笑往往受到特别的关注,成为科学研究的课题,并非因为这是婴儿期最动人的现象,而是因为这微笑似乎表示婴儿第一次向另一个人表达感情。这恰好可以澄清相互理解这一十分复杂的问题。

婴儿的第一次微笑往往被认为是表现婴儿愉快生活的喜人现象而受到青睐。关于这一点,我想引用罗马诗人维吉尔的第六田园诗中第 60~63 行,这些诗句在家庭庆祝会上经常传诵。诗人说,婴儿的微笑显示了婴儿的快乐。他慨叹:“谁不向母亲微笑,谁就永远享受不到与上帝同桌或与女神同寝的荣耀。”接着,诗人对婴儿说:“小宝贝,开始用微笑欢迎母亲吧!小宝贝,9 个月来,你给母亲带来了多少辛劳,开始微笑吧,小宝贝。”

一个人要想理解婴儿的微笑现象,他应该注意到有时候婴儿的微笑并非真正的微笑。人们看到婴儿的其他面部表象,常常认为这就是微笑,其实这与真正的微笑是迥然不同的。这些面部活动更为分散,与面部的一定部位,如眼睛、鼻子、嘴巴没有

① 译自 K. Goldstein: *Selected papers / Ausgewählte Schriften*, 1971.

什么特别的联系。这些活动是不规则的,不协调的。

另外,微笑必须与大笑区别开来。婴儿期不会出现大笑。大笑是一种更为强烈的反应,一个突如其来的动作,是非常高兴的结果,是极度兴奋的表现。它伴随着一种类似被动的感觉,完全轻松的心情;大笑不仅与面部有关,而且经常或多或少地伴有全身的不协调的动作。可以说既不是对外界真正感兴趣,甚至与外界毫不相干。大笑是一种完全放松的动作。

鉴于婴儿微笑的一般现象,我们倒是这样以为:刺激婴儿微笑的事物以及婴儿微笑时的感受也许与成年人的微笑现象是相同的。然而,我们真是这样看待这同一现象的吗?我们是否忽视了一些特别的差异?尽管有一些相似之处,我们以对婴儿与成人之间个性的差别的认识来看待这些根本不同现象的设想不是更为可靠吗?对婴儿与成人微笑的异同的更充分的认识,也许首先对解释成年人的微笑是有用的。在我们的阐述中,我们推崇布伊腾蒂基(Buytendijk)的观点。我们澄清微笑的一般现象,很大程度得益于他。

微笑的表情主要与面部有关。它们是柔和的、缓慢的、十分协调的,给人以满意、安详的印象,稍微显得激动,似乎期待着令人愉快的事物。如布伊腾蒂基所说,微笑表达了邂逅友人的感受——期待着将要发生的令人愉快的事,相约去会见朋友。这就像我们感受的当我们期待一个令人欣喜而又还没有获悉的消息的时候的那种内心的喜悦。同时,它也表达了某种不确切、某种担心的感受;期望也许会落空。令人愉快的相逢表现为咧嘴而笑;有可能碰见一位朋友则表现为拘谨的、不易察觉的闭嘴而笑。这种令人愉快的事似乎引起了自己和旁人之间的友好感情。这种感情是欣喜的巨大源泉。

毫无疑问,尽管在正常的婴儿状态中,微笑是屡见不鲜的,

但是,第一次微笑的时间问题却有不同的意见。比勒(Bühler)观察到微笑出现在第十天,施比茨(Spitz)和沃尔夫(Wolf)认为是在第八天。其他人的观察较之或早或迟一些。施比茨指出:没有理由怀疑出生后就会微笑的可能性。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我不同意有些作者的看法。他们认为微笑与观察到的婴儿的其他有意识的动作是一回事。如皱眉、张嘴、闭嘴、伸舌、扭曲面孔以及胳膊,大腿、身躯的不规则的动作。微笑与这些动作是有区别的。这些动作究竟是不是有意识的动作似乎还值得怀疑。这些活动是不加区别地对各种刺激的反应。而真正的有意识的动作与明确的刺激物的特征有关。过了头几个月,这些动作不再出现,而微笑一般来讲却多了起来。

大约在第三个月,一个明确的刺激物的特征就能逗引婴儿微笑。只有这种婴儿才显示了同其他有意识的动作的区别,即区别于高兴的感受或对食物、玩具的反应。

据说,微笑是基于一种满足特别需要的期望的。期望对于成年人的微笑或许是重要的。但并不能认为在期望这个动作还不曾存在的发展阶段,婴儿的微笑也是如此。

同样,我们应该摒弃微笑是基于模仿这种设想。这时候的婴儿还不会模仿任何事物。微笑是自然而然的现象也是对模仿理论的否定。

凯拉(kaila)说过,特别能刺激微笑的是两眼、鼻子、前额这些脸上的动作,伴随面部的其他活动。例如说话或者点头。这些刺激物的特征必须是清楚的;因为侧一下头就能立即让微笑停止。没有上面提到的面部的这些同时的动作就不成其为微笑。另一方面,由于明显的刺激引起了像反射动作一样的反应。依据这种刺激物的特征,人们就会认为这些刺激物准是生动的人的面孔,这个人想要靠头部的动作与这婴儿接触。如果这样

意味着婴儿的微笑反映了成人微笑的友好表情的话,这种解释与有些观察的现象是不相符的。这些观察表明:个别人的微笑未必具有通常所说的微笑的感情。这种成人与婴儿微笑之间的联系在施比茨和卡特(Kathe)沃尔夫的更新的试验性研究后,变得尤其不可信。这些试验表明:微笑是由变形很厉害的人的面孔引起的。此外,像人一样大小的木偶同样具有这种作用。只要保持某些完形的特征,也就是说,如果这个刺激物有一个像脸一样的、有两只假眼睛的面罩,或者这木偶被牵动着像是在点头,就能引起微笑。

婴儿对面具或木偶的感觉如何,这不十分清楚。这种感受是否真的和对人的面孔的反应不同?我们的感受不一样并非意味着婴儿的感受也是如此。我们倒想更确切地说,婴儿的微笑是由一个明确的刺激物的特征而不是由另一个人引起的。我们可以设想这刺激物与反应之间存在何种联系呢?我想我们可以认为这一阶段的微笑是基于一种本能的机械动作。就像我们观察的这个时期其他的对刺激物的有规律的反应一样,是在本能的机械动作的基础上发展的。这种设想确实没有解释微笑是发自内心的原因以及人的面孔为什么尤其能够引起微笑的原因。

我们将会看到,当我们从更完善的生物学的观点看待微笑时,我们就能够理解这些乃至别的现象。我们发现在这一过程中,从这一假设人手是恰当的:婴儿微笑的反应和成人的一样,是由愉快感受引起的。在这一点上,有两个问题:婴儿为什么愉快?这种感受与外界有什么联系?

当我们看待婴儿的机械的微笑时,我们可以说,这是婴儿与一个明确的刺激物接触的机械的动作。我们从别的实验中知道:本能的动作是对刺激物的需要及其婴儿的能力的恰当表示。

我可以说明:个人无须感受“自我”或“外界”就可以有这种

恰当表示。它是婴儿与“外界”的客观统一。当婴儿由于一种明确的内心感受(愉快感受)而微笑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恰当的表示。人们应该说,婴儿的第一次微笑是婴儿与世界之间的客观的、正确的联系。尤其是母亲脸上的表情,流露了微笑和在所有正常情况下的愉快感受。

既然微笑或许是一种恰当的表示,它就与特别的对象没有联系。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与各种客观事物有关。例如,当婴儿感到满足的时候,好的天气,熟睡中,也就是说,在所在正常条件下的这些状态中——婴儿与环境处于正常关系的时候。

关于这一点,我们谈谈另一种现象也许是恰当的:婴儿与外界的客观联系的影响。这个现象当中,有意识的动作融合明确的感受的,无须认识自我,认识外界,认识自我与外界的关系而出现。这种现象就是不安。如同我们所说,这种现象以无须认识自我与外界的关系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确,在这种情形下,这种关系导致一种不恰当的、不真实的反应:我们称为大变动条件的现象。在婴儿不能以正确的方式应付外界需求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婴儿既没有意识到造成不安的外界条件,也没有意识到是客观的不规则的行为引起不安。再重复一遍:在这两种现象中,在不安与微笑中,婴儿并没有过多地感受外界,也不像有些脱离“外界”的事物那样感受自己。

关于我们的微笑是一种恰当表示的观点,我不想低估母亲在早期微笑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个观点清楚地表明:尽管不是母亲面部表情刺激的直接结果,也还是有明显的联系的。几乎没有任何别的事物能像慈母的恰当行为那样容易引起婴儿的恰当反应。

婴儿的微笑的特点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愉快感受与微笑有关。这是与外界接触同时产生的。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生物的正常生活具有这么大的意义?我们认为其理由是:正常生活是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以我的生物的行为的理论观点:自我意识的趋向是生物的一切行为的基本动力,而愉快感受只是生物的存在的一种表现。我不能详述这种观点,为不至于误解起见,我想谈谈以下的:

“自我意识”没有别的意思,仅仅和谐地意味了生物的各种能力,以确证生物的“存在”。的确,只有在完善了“自我”的发展以后,“自我意识”才完全适合于人类。我们把“自我意识”与还不是“自我”的婴儿或者根本谈不上“自我”的动物联系起来,因为“自我意识”的基本意义是与我们称之为生物的共性有关的,它在“自我”感受中表现自己。为避免误解,在不是针对成人而言的时候,我想用特性意识而不用自我意识这个术语。这种自我意识的趋向不仅关系到已经发展的种种能力,也影响到成长、成熟以及学习的过程。微笑只是婴儿对自身成长过程中与之相适应的自然界的意识的表情。然而,它不是唯一的表情。其他的表情表现在“最早的”动作里,以这个时候的这些动作确证存在或者说发展。照我们的解释,微笑对理解人的行为具有多方面的意义。

第一次微笑出现在婴儿成长过程的不成熟阶段。作为婴儿与外界情况的一种恰当的表情,它可以在任何时候,伴随那不同程度的有助于产生这种表情的情况而出现。根据我们的设想,不微笑是由于婴儿非正常成长而造成的,这一点容易理解。我们前面提过,古代诗人维吉尔认为,婴儿不笑了,那就是要生病了。很多作者指出了不微笑与成长不正常的关系是由于不利的外界环境所致。施比茨和沃尔夫仔细观察后,特别强调这一点。

一般来讲,不微笑可能是正常的智力障碍的一种表现。这种障碍妨碍婴儿与外界事物的正常联系;或者是由于外界的某些不正常,使婴儿不能适当接受。例如母亲或是照看婴儿的人的不恰当的行为。

作为一个表情动作,微笑较之其他的恰当的行为,与婴儿的生命有某种不同的联系,后者使婴儿与外界广泛接触,这样,婴儿可以证实自己的种种能力。完善自己,并且不断地充实自己的世界。微笑对于婴儿与他人的关系尤其重要。我们是否应该像通常那样如此严格地区别表情动作与其他动作,是颇有争议的。两种现象往往显得有密切联系。我曾经试图证明:感情不像单独的现象那样好理解,除非它们是婴儿整体的必备条件。我们观察到:同样的形式是两种反应形式的基础。在婴儿期,这两种现象要表现自己的时候是这样的。这就使我们这样认为:愉快感受不仅表现为微笑,而且流露在其他惬意的动作上。我们从所谓“愉悦的行为”中体验到的那种特别感情也表明是这样。这种感情以正确的形式表达出来,并且与自我意识有密切的联系。根据我们对婴儿的微笑的解释,我们应该认为微笑是婴儿对当时的境况的表情。另一次,我同样地解释了不安的现象。以往的事物也许影响了婴儿的行动,而误解后来的正确的事物。但是微笑总是婴儿愉快的表现。以往的或当时的微笑反应形式的基础是一样的。只有考虑这种反应形式就能理解微笑。

根据我们关于第一次微笑的本质的结论,如果我们考虑出现在下半周岁第二发展阶段的微笑,就会发现,在某些方面,它表现为相同的现象;在其他方面又与第一次微笑大不相同。它不再取决于上述提到的刺激物的特征,也不再是固定不变的。不再是每一个微笑的人都能使婴儿微笑。对某些人婴儿报之以

微笑,对有些人则不然。婴儿也许甚至会对有些人的微笑表现出不安和厌恶。这时期的微笑不再是强加婴儿的消极行为,而是包含了一个较为积极的选择过程。成人的微笑也是有点消极。一个刺激物使我们发笑,但不是迫使我们笑,况且我们能够忍住不笑。另一方面,即使没有了刺激物,我们仍然可以继续笑。只要我们想象一个令人发笑的刺激物,就能微笑。在与他人接触的过程中,婴儿不断掌握了成人微笑的种种特点。婴儿第二阶段的微笑不如以前那样来得快,这一点是很有趣的。也就是说,是慢慢地流露出微笑。婴儿常常显得犹豫、疑惑,甚至害怕。他看上去好像是在感受一种照他看来是那个微笑的人的欺骗的感情,看来,要报之以微笑还需要某种勇气。这是期待的影响,种种可能性的结果,这是“抽象态度”最具特征的表现。

恰当和愉快感受在发展的第一阶段表现的与外界的协调,婴儿没有感受与任何人、任何其他事物有联系,然而,在第二阶段,婴儿随着对他人,对与自己不同事物的清楚感受而微笑。由于第二发展阶段的“抽象态度”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微笑的特点可以理解为婴儿正常的行为变化的一种表情。这种表情像改变婴儿的其他所有行为一样改变了微笑。它表明选择性对抽象态度决定的动作具有多大的特征。

当我们明白了微笑是与婴儿和所接触的外界的恰当感受有关,还有,第二阶段的微笑,尽管“本能动作”和感情相同,与第一阶段的微笑还是有本质的区别以后,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微笑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呢?

就我的生物学的总的观点而言,我们只有把微笑与这一发展阶段的总的变化联系起来考虑,毫无疑问,可以顺利解决这个问题。从这一观点考虑这一发展,我们应该知道,婴儿已处于生命的第二阶段。最初的阶段,是处于母体中。一般来讲,在这一

阶段,婴儿与母亲是一个整体。婴儿完全取决于母亲的情形。婴儿似乎十分安全,不会受到惊扰。因此,几乎是处于正常的状态;否则,正常的生长发育是不可能的。

我们怎样解释胎儿的内心感受呢?当然,我们不能明确解释这一点。第一次微笑的观察告诉我,甚至是最早的正常的行为似乎是伴随着心灵感受——适当的条件产生的愉快感受。我们相信,胎儿有某种心灵感受,类似“正常的”愉快感受和“不正常”的不安的感受是合乎情理的。

我觉得这种解释是十分正确的。因为这种解释正确地说明了自觉的意识是不必要的。我们无疑不能设想婴儿在胚胎期就有这些感受。这些感受是属于那类人们可以称为意识、内心世界、情绪、感情等等现象的。这些感受不是出自于一个明确的发展阶段,与婴儿的明确行为也没有联系。他们是整个婴儿生命中的特别属性。是与婴儿碰到的种种需求相适应的种种心理现象。在正常的婴儿生活的形式中,愉快感受伴随着这些现象。不正常的生活会使成熟婴儿或是胚胎出现不安。

我相信,任何想把客观行为与这种感受分隔开来的想法都是不符合规律的。是我们的认识方法作为应用自然科学的独立方法的结果而造成的。我们不是在处理在任何方面都相互从属的两种事物。情况看来是如此,只不过是两方面的结果,从这两个方面用最接近的方法来考虑这相同的现象。关于这样一个经常引起争议的精神到物质的问题,我必须肯定我自己对这几点的解释。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我想请读者参阅我的《关于婴儿》一书。

出生从根本上改变婴儿的状况,母亲和孩子基本整体被破坏。紧接着由于紧张、不安的感觉而出现不正常的行为。但是,绝大部分的孩子很快处于正常的状态,他几乎总是睡觉。醒着

的时候,看上去也没受到多大惊扰。从第一次微笑我们可以认为一种新的舒适的感觉正在形成。一方面,这是由于特别感受到母爱、新的整体关系的结果。另一方面,这是种种天性的由新的刺激物引起的本能的动作的结果。这些动作使婴儿能够恰当应付危险的情形。我仅以呼吸这个本能的动作为例:呼吸是由于缺乏生存不可缺少的氧气而引起的。婴儿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频繁,不断增强有关周围环境的感受。我们关于婴儿这一时期的感受的了解还不是圆满的。通常只是靠推测。还迫切需要更仔细地研究。然而,毫无疑问,这些感受并不表现这一时期婴儿周围的“世界”,这一时期既不存在“自我”,也不存在“外界”。

婴儿的各种感受和行为是愉快感觉和不安引起的,取决于这些感觉是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反应。首先只有感觉与自我意识一致,才适合建立起婴儿的“世界”。这些感觉也许很模糊,对婴儿来说,与我们的“世界”的明确的事物没有联系。但是,我们似乎可以说它们是和正确反应各种外界事物相符合的感觉。这些感觉颇具特征。这些引人注意的事物,由于记忆的影响,具有某种稳定性。随后即与脱离“自我”的“外界”事物联系起来。

这样,婴儿的世界不仅逐渐扩大和分化,而且同时通过母子之间新的条件,甚至通过母子之间在同一外界条件下与愉快感受的共同感情有关的精神整体的发展,分裂了的整体重新形成。这第一阶段的愉快感受不是婴儿单独体验的——这种单独的婴儿还不存在。这种感受属于感受着的世界。人们可以说,愉快感受与整个婴儿世界整体有关,并且不断巩固这个整体。

随着婴儿第二阶段的发展——这一阶段的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自我以及与自我分离的客观外界的发展——这个整体依然存在。它作为人的整体的一个特别方面。这个方面在关于人的个性形成的讨论中常常被忽视。确实,我们认为,这个方面不应该

显得过分突出，因为它会妨碍那些被认为是重要的方面。有时候，这个方面丝毫没有受到重视，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这个方面在人的行为和人的存在中没有作用。

然而，这个印象肯定是错误的。这个方面一直是我们的感觉和行为的基本条件。在任何情况下，只要和外界有更为直接的联系：一切创造性的活动，与他人的一切更为直接的联系，友谊或爱情。在这种可以形成自我意识的情形下，这个方面显得尤其重要。只要我们注重这个方面，就能产生正确的行为和自我意识。

从最初的微笑，我们可以设想：一个新的整体、一种婴儿与周围环境的新的正确关系正在形成。综上所述，我们想谈谈“婴儿世界整体”的重新觉醒。

我们观察的婴儿的第一阶段的种种行为，完全不是以相同的方式与这个整体联系的。我们可以区别外界各种事物的不同的行为方式：

1. 对有些事物，婴儿根本没有反应。对这样一些事物，婴儿还没有恰当的反应器官作出反应。或者是这些器官还不够成熟，不能作出恰当的反应。

2. 另一方面，当某些刺激物很强烈的时候，婴儿可能对这些不适当的刺激物作出反应。他不得不这样做。但是在这样的情形下，他的反应是不正常的，而是以不正常的方式，一种我们称为“大变动”的方式。在这大变动的反应中，不能发展自我意识，这些反应容易不同程度地阻碍这种发展。

3. 第三类行为是真正的反应。由于天生的本能的动作，人的本性以及一定发展阶段不断成熟，婴儿就能对外界作出反应。第一次微笑属于“婴儿世界整体”方面的反应。但是它是出现在客观的方面，成人的方面。如果婴儿不是受到成人的保护，

免受外界危险的伤害,婴儿不会微笑。这样的外界组织,使婴儿有可能对它作出恰当的反应。只有那时候,婴儿才会有正确反应,才会微笑。我们这个世界的微笑,靠特别情形下产生的感觉,或是引人发笑的事物,以及伴随婴儿微笑的激动心情,赋予愉快感受某些特色。也就是说,正如这些感受一样的模糊、愉快感受表现为与各种事物联系的微笑。因此,微笑具有不同的特点。在“主观到客观”世界中,当婴儿因客观相同的事物微笑的时候,这些感受随后变得明显起来。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人总是生活在两个感受方面,决不只是在—个方面。感受是以抽象和具体的形式相互联系的。突出抽象感受有赖于在允许的情况下这种或那种与个人自我意识,过程有关的感受的特别意义。我们的一切活动——行为、思想等等以抽象的形式从“世界”的组织开始。这样,婴儿进入了他可以成功地完成需要完成的任务的状态。如果通过实验或者是不正常的外界环境,属于一个方面的现象占优势,就会出现不正常的行为。

从这个观点看,我们考虑发展的两个阶段时,得出以下的结论:在第一阶段,婴儿能够在“婴儿世界范围”内行动,只有当这个世界是由成人的抽象姿态形成的时候,婴儿才能这样做。这就是说,在这个阶段,两个方面都在行动。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的区别,仅仅在于第一阶段的抽象姿态是“他人”构成的,而后者则是婴儿本身用自己的抽象姿态构成了这个世界。

事实上,第一次微笑不是一个如此简单的现象。不是一个由我们上述的孤立的刺激物的形象所引起的简单的、天生的、本能的动作。它像婴儿的所有的动作一样,是“婴儿环境”方面的一个动作,我们把婴儿的行为仅仅看作是一个统一体的不协调的孤立的部分,认为这个统一体包含婴儿及其周围的人,尤其是

婴儿的母亲。

在这篇文章里，我不能详尽阐述我们这里碰到的感受的二重性的态度。我只想提醒：我们总是不同程度地以这种态度与外界接触；不仅是在个人关系、外表的、审美的以及宗教的感受方面，而且在认识客观事物，甚至对世界的科学探讨方面也是如此。在这个过程中，“婴儿世界整体”受到有意识的压抑；而我和他人的关系，和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和外表、审美以及宗教的感受的关系，这种两重性尤其突出。

在我们评价感受的不同方面对于人的存在的意义的时候，就得考虑这种两重性。在这一方面要多加说明。尤其是关于人类存在的自然科学的意义这一点。

通过分析婴儿的微笑，我们得出了人的感受的两个方面的观点，终于使我们接近了一些关于理解他人这个经常讨论的问题的结论。我没有也不可能打算在这里从各方面考虑这个问题。我想做的只是说明从我们对婴儿微笑的观察，我们能了解的关于这一方面的情况。

婴儿对母亲的第一次微笑，经常被认为是婴儿对另一个人一种同情其遭遇的表示。然而，我们对这个现象的分析，不允许我们这样认为。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清楚；似乎有一个共同的因素——适当的状态中的愉快感受作为个性认识的出发点——婴儿第一次微笑和第二阶段的微笑以及成人微笑的基础。而后者，毫无疑问，表达了对“另一个人”的理解，从这一事实，我相信我们也许更接近了这个问题的结论。

在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以前，我想谈谈关于表现我们的努力的特点的探究。从这个观点来看，我们认为，这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一个生物学——人类学现象。的确，我的“生物学”的术语有点不同，有人甚至会说根本不同于通常所说的生物学。关

于这一点,我想谈谈我的《关于婴儿》一书,在书中我已经阐述过我的观点与一切有生命的东西,特别是人的行为的一般的自然科学的解释的区别。

强调我们的研讨也是对经验主义的事实的分析是没有必要的。人们可能会怀疑,基于这个出发点,任何情况都可以促成这个问题的结论。人们常常认为这个出发点是这一现象的不圆满的解释的原因。鉴于舍勒的《论同情的本质和形式》阐明了这一观点。人们深信,只要经过现象到本质的探讨,就能正确处理这一问题。在这一方面,特别要提到海德格尔、宾斯万格、布伊腾蒂基、瓜尔蒂尼、普勒斯纳等人的研究。宾斯万格特别强调这个观点,他写道:由于揭示了诸如同情、对他人的本质的认识以及其他现象的内在联系,引证了涉及这些问题的史料。在他的解释与论证中,对人们所要解释与论证的事实都作了解答。

尽管如此,我认为对现象的分析是否就是唯一的研究这一现象的正确方法,我进行的生物学的探讨是否无助于从现象到本质的理解,或者至少在两个进程的结果之间确立联系的研究是否正确。我很高兴地读到布伊腾蒂基的论述:如果一个人认为存在是“存在主义”的,是所有理解、同情和自我意识的本论基础,他不应该忽视还有感觉、感情、回忆、想象等等现象这个事实。而澄清“碰到”的每一现象的特殊意义正是心理学的任务。

他还写道:通过经验主义科学的结果,除非有一个对这些可论证的事实根据的有力证明,人类存在的本体分析就是无根据的,不可靠的。或者说,是直接的、直觉的观点,这个观点以极为逼真的本质的直觉的假象出现,不被注意。推论本质的心理现象的事实可以归结成一个很有意义的科学体系。正是这个以准确地洞察人的本质,即人的“存在”为基础的事实,才能解释这种洞察的正确。

在这些论述之后,布伊腾蒂基把理解“他人”这一现象的完整的解释的特别意义归结为经验主义的研究。他进一步说明他的观点是以观察为根据的:完全没有意义的事实是不存在的。这个意义并不限于主观的想象,而是这种想象适合于客观存在的意义。这完全符合我的有关生物学的观点。这个事实的观点与我称为生物的事实是一致的。我们观察的“现象”具有论据的特点。也就是说,仅就它们对婴儿的存在意义重大这个方面,以及人的存在而言,这些现象关系到对于婴儿的行为的了解。在认识到我谈到的事实,或者说,通过本质的洞察基本结果的经验的说明时,我十分确信我的论述。海德格尔的阐述是一个例证:“人的存在的世界在于世界的存在。存在就是与他人共存。”

另外一个例证是瓜尔蒂尼的观点:“说一个是有意义的,是以世界上其他人的存在为条件的。”据我看,这些本质的观察与我自己的研究结果极其相似——“自我意识”即人的存在,只有与他人的“自我意识”联系时才有可能。

我们观察到在婴儿的发展第一阶段,愉快感受不仅婴儿单独感受到,而是关系到母子整体。当我们遇上一个早先共处一处的人、产生平等和恰当的反应,并且,与这种恰当的反应相适应的感觉产生了“自我意识”、“存在”的感觉的时候,我们涉及了这个方面,从关系到相同的外界事物的同时的感觉,产生了相互恰当的感觉,一种属于相互的、整体的感觉——类似婴儿在第一阶段体验的感觉。

伴随“自我感受”,第二发展阶段的婴儿,在主、客观的分离产生后,感受到自我与“他人”的分离。当成年人由于外界的明确的情形而微笑或哭泣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感受。或者对这些情形作出明确的反应。因为在这时候,他体验到“他人”经受的事,感受到他人的感情、思想、行动、语言的意义。但是,他同时

意识到:在客观世界里,除他自己之外,有一个与他独立存在的人,“另一个人”。他同时生活在两个方面。由于抽象的姿态,他能够感受这一点。不仅主、客观的分离是以这种感受为基础的,而且使两个方面可以互相转变。因而,一个人生活在相当于两个方面的两个世界。他单独地,也是整体地感受他自己和“他人”,至少是关系到他们共同的世界,他自己的感情被“他人”感受,或者,更确切地说,处于“他和自我整体”。当我们感受到他在客观世界里,是另一个人,这绝不妨碍我们。

这是遇见朋友相互微笑的情形。这相同的恰当的情况的感受是理解他人的先决条件。是理解语言的基础。是一切友谊、爱情的基础。从这里我们惊异地认识到:“他人”经受的事情我们也同样经受。

我们通过感受“他人”而理解了“遭遇”这个方面。促使这个理解对于“他人”并不是同样明显。有时候也许是个性的,或者是个人的某个单方面。比如微笑,或者是头、手的特别动作、他人的声音等等。同时,我们碰到“他人”的整个情景对于唤起互相和谐地生活在同一世界的感受,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所说的关于理解“他人”的情形,说明母子最初的整体所具有的对成年人“遭遇”现象的基本意义。我想补充一点,整体感受、愉快感受的恰当的表现形式的影响都不是那么简单的,而是最终与可能自我意识有关。这就是我们相遇的时候使我们充满喜悦的情形。由“相遇”而产生感受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出现差错会如此失望的原因。或者是因为这个人不是我们想象的人,或者是因为与此同时他有了变化。这是非常失望的事,因为,可以说,它动摇了我们自己的存在。

“相遇”的感受比其他的感受显得重要,这是人的本质的典型特征,即我的存在是与“他人”的自我意识息息相关的。这种

相遇的特殊感受,只有确证“他人”的自我意识才会产生,或者根据早先的感觉,差不多得到确证。

我们关于微笑现象的讨论得出结论:只有确证了“他人”的存在,才能认识自己。这充分揭示了:关切他人的存在,是人的本质的、固有的特性,人不考虑与“他人”的共同存在,在所有其他的有生命的事物中,以自己的特性,是不会被理解的。这种关系不仅仅是艰苦努力生活在世界上的一种相互支持的方式,正是这种相互的个性,人才成其为人。而且,只有他达到的境界,他才是人。这种认识以极为高兴的(根本不同于愉快)的神情表现出来。这表情像婴儿用简单的形式微笑一样,很早地表现为人类存在的特殊感受,以后,在成年人遇到另一个人的时候,显得尤为突出。